

花村

「第五號屠宰場」

讀後

一、前言

本書是美國現代心理小說家寇特·馮內果所著。星光出版社雙子星叢書之一。詩人洛夫翻譯。封面相當別緻，沈臨彬設計。據云，此書已拍成電影，得到一九七二年法國坎城影展最佳影片獎。

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似乎愈來愈發達。小說方面常被提及的如美麗的新世界、一九八四年，火星紀事；電影方面如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、浩劫餘生、鑽石宮等。各書或各電影，都有其特色，有其注重的焦點。如美麗的新世界是對未來試管時期的恐懼，乃柏拉圖烏托邦（理想國）的翻案文章。一九八四年宣揚反極權等。而我們市面上出現的這本「第五號屠宰場」，足可加入衆所公認的這些特殊成就的科幻小說（或電影）行列中。它標立出來的驚人之「新異」是：有人終於擺脫了時間的限制。這是它命題上的成功。而我更欣賞的是：在高度想像與冷靜的理智中，這本建基於心理學、科學的幻想小說，竟能自然顯溢幽微的「人類之可悲」，等文學方面的氣氛及感喟！

西方小說和中國的詩，同是鼎盛輝煌的文學，却有質性上的差異。我們的詩，感性為主，只有宋朝出了少許「理性」的詩章；而西方小說，辭藻、句法、剪裁等技巧上反而比內涵包容了更多感性。西方小說的內涵多數脫離不了「生命」、「生存」、「生活」之道的探尋與追索。比如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、歌德的浮士德；或沙特的存在主義小說、卡繆的異鄉人；或美國作家海明威、史坦貝克等。他們不斷在思想的困境裏掙扎，大部分出之以理性心態。或許就是這樣，才使羅密歐與茱麗葉、少年維特之煩惱這些簡單的感性作品，得到突出地位吧？

二、內容概述

這書開頭部分，是我們中國所謂的「楔子」。作者就用「我」，說了他寫此書前的一番張羅情況，很無可奈何的自我調侃，也點出一些他個人的感喟。如「我醒着是爲了睡眠，我

慢慢醒來。我在無畏中掌握了我的命運，我到我必須去的地方去學習。」這段楔子也說明了「第五號屠宰場」的寫作背景。「這幾年來，碰到我的人老是問我目前在幹什麼，而我通常也就這麼回答：主要的是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。有一次，我對那位拍電影的史達先生這麼說，你猜怎麼着，他把眉毛一掀，問道：『是不是一本反戰的書？』『不錯，』我說。」第五號屠宰場就在被炸毀的德勒斯登。

正文開始第一句是：「諸位看官：畢勒·皮爾格林終於擺脫了時間的限制。」而後，畢勒年輕時作戰被俘；畢勒結婚成家立業；畢勒由時光隧道引入特拉法馬鐸星球這三個階段的各種遭遇與過程，分裂為無數片段，不依次序，不按牌理，不定先後的交錯呈現於紙面。好像一個調皮的小孩玩着他懵然不懂的電影機，畫面往前進，畫面往後退；也無始也無終；更沒有中心點。

三、哲學命意與科學基礎

西方的哲學家是「愛智者」，即真理的追求者。科學家也是。在西方，哲學和科學有近的血脈關係。康德、笛卡兒等哲學大師的哲學理論，都以精密的科學體系架構而成，即其明證。

而這本「第五號屠宰場」就是科學兼哲學的書。它提出特拉法馬鐸這地球以外的星球，提出時光隧道，時光旅行等一些科學天地裏的新鮮事兒；最明顯的，它是科學裏的心理學之驚人個案。個案的背景是科技文明極端進展，和平越來越不可能的「科學發達時代」。由這些科學基礎，馮內果先生展示出渺遠深沉的哲學境域。

第一，它打破「宇宙之人生」的界域。普通情況，我們說宇宙，事實上就是隱射「不可知的主宰、天地間的造物主」。我們自承渺小、無助、軟弱，因為宇宙支配着一切。它汰舊存新，它以不變應萬變。而馮內果却站出來這麼大膽假設：畢勒終於擺脫了時間的限制。這是人生觀的一種突破呢！

第二，它否決「死亡」，否決「生存」，否決人的尊嚴和社會的秩序。書內說：「死亡是一束紫藍色的光。」而人只是「一灘液體，被誘導向有聲光的地方慢慢流去。」畢勒在特拉法馬鐸，是被關在一座測地線型的圓屋頂下展覽。「圓頂屋沒有牆壁，畢勒無處可藏。那間薄荷線的浴室設在露天。當畢勒從臥榻上跳下來，進入浴室小便時，圍觀的羣衆可樂了，一個個笑得前俯後仰。」

第三，泛人生、泛宇宙的反觀自省。科幻小說到今天尚被某些人視為正統文學門外物。其實它只是被太多粗製濫造者搞壞了，它像好萊塢的西部電影與我們的武俠片一樣，原本是大有可爲的！科幻小說以外的小說，大抵都是人的七情六慾引發的故事；所涉及的是人類這整體裏「我」與「非我」的關係。而科幻小說涉及的是泛宇宙中「人類」與「非人類」的關係；談的是人類之生、死、喜怒哀樂。全書的最後兩句是：「小鳥在講話。有一隻對畢勒說：唧唧啾啾『？』」此處畢勒所接受的問號，不僅是他個人接受，乃是全人類都接受的問號。雖然畢勒有個人的職業、身分、家庭，但他沒有個人的特殊個性發展。他相對應的是：戰爭、大焚城、死亡、特拉法馬鐸人。

四、文學意境

普通循理以求、循序以得的事物，多依起承轉合、或如山巒波濤，分別出現醞釀期、勃盛期、漸衰期；而此書不是。這書無所謂過去、無所謂現在、無所謂未來；無因無線無果；不呈一般上升、下落的弧形發展狀況。因為它把文學的插敘法當成順敘法看待，毫不置疑的全權運用。這份奇特的文學手法，從技巧上創造出本書迷離奇異的科幻小說色彩，恰好可與內容相呼應。

但這書最獨特的一點是：書中顯露的主觀感受，「只有地球上的人才會談什麼自由意志。」「不要問爲什麼。此一時刻我們正陷於一塊琥珀中，這裏沒有出路。」等句子裏所含的自覺和自憐，是主觀的。文中談戰爭、談集中營裏的生活、談在特拉法馬鐸人之前的赤身露體，更是充滿悽楚、沒落、恥辱、孤寂。摘錄二則於下：

畢勒向廁所內探望，他發現哭聲是由這裏面發出來的。廁所裏擠滿了脫着褲子的美國兵；歡迎宴會一頓油水豐富的大嚼，害得他們像火山似的一瀉不可收拾，吊桶有的裝得滿滿的，有的給打翻了。一位靠近畢勒的美國兵哭着說，他除了腦汁以外，所有的東西都給拉出來了。但不久後，他又叫了起來：「拉出來了！也拉出來了！」他是指他的腦汁而言。

這個人就是我，也就是本書的作者。

× × ×

當英國人分發軍氈和褥墊的時候，畢勒、德爾比和拉齊諾三人正在醫療所，所以什麼也

沒有領到，必須臨時想辦法。留給他們唯一的空地是戲臺，於是他們便爬了上去，三把兩把地扯下了幕布，暫時作爲鋪蓋。

畢勒蹣縮在幕布裏，兩眼瞪着王座底下那雙灰姑娘的銀靴出神，突然想起他自己的鞋子早就壞了，他覺得他需要一雙靴子。他很不甘願從被窩裏爬出來，但他還是勉強掙扎着向那雙靴子爬去，然後坐起來試試大小。

靴子大小剛合適，於是畢勒成了灰姑娘，灰姑娘成了畢勒。

「事情就這麼樣」，這句話在書中重複不斷的出現。這句話的無可奈何就和書中所述畢勒無可奈何的痙攣而哭；老母親自問我爲什麼老呢而哭一樣。所以，縱或擺脫了時間的限制，人在生活中依然無措、依然無助的！

五、後 語

科幻小說通常是提出「對未來的恐懼」、「物質文明發展過激造成的危機」等，屬於想像的外射。此書却不太一樣，它藉想像的翅膀，對人類本身做縝密細膩的迴顧及巡禮。它以科幻小說爲手段，道出人類自我觀照後的各種內省與感悟。「諸位看官：畢勒、皮爾格林終於脫擺了時間的限制。」這是一層煙幕，實質上這書寫的是對和平的絕望。「『宇宙將如何——如何毀滅？』畢勒驚訝地問道。『我們把它炸毀。我們正在實驗一種飛碟用的新式燃料，只要一位特拉法馬鐸的飛行員一按電鈕，整個宇宙便化爲烏有。』」畢勒在人的世界裏受盡了戰爭的摧殘，以爲特拉法馬鐸上的日子可以避免戰爭，沒想到他們好戰更甚。